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林彚考稱號篇卷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王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姜澍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八

蓬萊知縣沈自南撰

僕妾類

梁谿漫志律文有官户雜户良人之名今無此色人讞議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唐制凡反逆相坐没其男女及奴婢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配嶺南為城奴也一免為番户再免為雜

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雜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蓋本於此

輟耕錄今蒙古色目人之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驅口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為夫婦而所生子孫永為奴婢又有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與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為驅者有禁又有陪送者則摽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

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執憑付之名曰放奴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按周禮其奴男子入於皁隸女子入於舂藁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祖初無罪惡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又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兒按漢書陳勝傳秦令

少府韋邯免驪山徒人奴産子師古曰奴産子猶人云家生奴也則家生兒亦有所據

名義考奴婢之監知家務者謂之當家或云管家霍光傳愛幸監奴王建詩不是當家頻向說在朝之蒼頭盧兒在官之侍史官婢皆當家也當平聲

資暇錄呼奴為邦者葢舊謂僮僕之未冠者曰竪人不能直言其奴因號奴為竪高歡東魏用事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誤犯歡奴杖之歡諱樹而威權傾於鄴下當是

郡寮以豎同音因目奴為邦義取邦君樹塞門以句內有樹字假豎為樹故歇後為言今兼刪去君字呼之一說邦字類拜字言奴非惟郎主是賓則拜

余氏辨林前漢司馬傳臧獲奴婢應劭曰方言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奴謂之臧婢謂之獲揚雄云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楫云壻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周禮云取貸謂之臧笞得謂之獲二字未明按風俗通云古制本無奴

婢皆犯罪而為之臧者以被臧罪沒入官為奴婢獲者以逃亡獲得為奴婢也二字了然

逌旃璅言說文曰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凡人男而壻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獲臧者犯罪沒官為奴獲者在逃被獲為婢今祖制惟功臣家有給賞奴婢其餘有犯男稱雇工人女稱使女在卿大夫家且不得有奴婢况士庶人乎

說原奴如也如女之服事人故字從女婢女之卑者故

字從卑一說男曰奴女曰婢古者買人以為之廝養也
析薪為廝炊爨為養又曰伴當漢子賤丈夫之號
辨物志漢高祖五年詔民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
為庶人元帝時貢禹言官奴婢十餘萬稅良民以給之
宜免為庶人一也乃其實則有異周官太宰以九職任
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臣妾奴婢也此自鬻於人或
豪家隱占力不能自贖與克自振拔者固常老死賤籍
故高祖憫其飢餓之由而免為庶人賑救之意也王猛

時吏入官爲奴婢官奴婢謂之臧獲罪人之名或隸籍
典掾作或分置諸苑養狗馬禽獸此脱籍不得自由貢
禹所謂在官游閒廩食以病民故其免爲庶人者宥罪
之意也宥罪之意重故光武嚴殺奴婢與炙灼奴婢者
律
天中記吕不韋家僮萬人師古曰婢妾總稱説文男有
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
名義考左傳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

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禮奚八人鄭玄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官其少才智以為奚今侍史女婢皆古罪人周禮其奴男入於皁隸女入於舂槀今人家役使者但可謂之傭王逸云傭廝賤之人前功臣表咸出傭保之中師古曰傭賣功傭保可任信皆僦作者今律謂之雇工人也

名義考傳說胥靡莊子注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周公曰憎人者憎其餘胥胥廣韻須者賤妾之稱古人以婢

僕為餘須亦作餘胥

余氏辨林易經歸妹以須本義云女之賤者考天官書織女三星須女四星陸氏震云織女三星貴須女四星賤此正取象之意

余氏辨林僕御車名然非賤者之役書云禮有六藝御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為賢孔子以執御為能而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為之然有同等為之僕有降等

為之僕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是也有貴者為賤人僕禮曰君命召雖賤人大人必自馭之又襄子為鄙賢御是也有弟子為師長僕若魯論冉有僕樊遲御是也

余氏辨林吳俗諱奴為鼻有解云𨾴門面耳或曰猪鼻善掘地義取生事云皆臆説也按契丹駡漢兒作十里鼻猶言奴僕也鼻字當是契丹國語

閲耕餘録吾鄉駡奴曰客作初不省其義及讀西京雜

記康衡勤學邑有大姓家富多書乃與客作得主人書徧讀之又魏略焦先飢則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乃知俗語所自第為主傭作故曰客作本非駡詈之詞

輟耕録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注云日中為王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黄昏為隷日入為僚晡時為僕

日昳為臺隅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豈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雪舟詿語婢之婢世謂重臺評書者謂羊欣書似婢學夫人米芾學欣書故高宗謂米字為重臺今有人以非道進身而人又出其門是謂重臺也幹之幹曰踏牀兒即重臺之謂臺或作擡

名義考陪重也陪臣重臣也諸侯之臣於天子曰陪臣陪僮猶陪臣也僮亦作臺左傳僕臣臺方言南楚罵庸賤謂之田臺

留青日札今呼侍婢曰丫頭言頭上方梳雙髻未成人之時即漢所謂偏髾也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為小樊而作花面者未開臉也

秇林伐山南史王琨獠婢所生獠音騷今罵獠奴本此

老學菴筆記漢時送葬之禮極厚武帝之葬昭帝幼弱

霍光不學取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以後宮守園陵於是園妾自此始矣後世因之遂不復變白樂天有園陵妾詩讀者傷之天中記内則聘則為妻奔則為妾註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說文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左傳女為人妾妾不聘也韻會奔則為妾奔亦辠也

丹鉛録穀梁傳姪娣者不孤子之義一人有子三人緩

帶注姪音迭娣音第姪之為言迭也娣之為言第一作遞也更迭次第御於君也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同姓媵之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後世目兄弟之子為姪夫男子而字從女六書之義舛矣又變迭之音而為直何啻千里　又按千令升左傳注云姪娣者同姓媵女之稱也兄之女來媵曰姪妹來媵曰娣若兄之女不媵者但曰兄之女而不曰姪妹不從媵者但曰妹而不曰娣古人之正名審稱如此由此論之姪之字不惟不

可加於男亦不可混稱於兄之女也

野客叢書說者謂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爲媵如女英隨娥皇事舜是也僕按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也又考毛詩正義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襲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毛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故父母

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
鼠璞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
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
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為疑予固不敢妄議然考
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賵與賻史記載伊尹為有
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為媵送女春秋載
公子結媵陳婦於鄄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
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

伯析歸父皆嘗為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為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畧也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㧞當時魯為弱國嘗為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為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為魯女從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考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晦庵注媵送也波來迎魚來送易咸封象曰

咸其輔頰舌媵口說也釋文云媵達也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爲送以此證媵爲送益明爾雅曰媵將送也注遠於將之釋曰謂從行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即不指爲妾公羊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爲妻脅於齊媵之先者漢志謂董仲舒以婺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立爲夫人此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自後記傳所載妾媵紛然矣（纂凡篇方言媵寄也託也送也）

枇言張南軒云予嘗詳味漢文帝與南越王尉佗書其

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故佗報書首亦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佗敢以越吏為嫌哉愚按禮記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註云凡生子無問妻妾皆在側室然則側室子未可便以為妾子也孝惠帝無子呂后潛取他人子養之宫中惠帝崩呂后立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文帝云朕高皇帝側室子若曰朕高皇帝親子非如少帝比意佗亦以少帝諸王皆他人子心有不服故文帝

明言此意以厭服之耳若以側室為妾子則於禮記之義有妨青史子五十三篇今存胎教一篇其首云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居於蔞室當即側室固亦王后所居也

鶴山雅言内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側室夾室之次燕寢也疏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室之旁妻既居側室妾亦當然文帝賜尉佗詔自稱側室之子正是本然非謙詞也論者誤講

丹鉛録卭文莊云妾之於禮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而妾者聞命而趨不備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於奔命葢言速也奔者必非淫淫而奔者謂之淫奔是故女之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愼按天文有織女主貴女須女主賤女貴女則嫡也賤女則諸侯之副宮九媵大夫之側室三歸也禮之所謂買妾奔則為妾皆不備禮之謂也先王制禮豈不欲六禮皆備而後歸哉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

時也荒年殺禮多昏欲繁育也許氏說文妾字從辛女之有罪者為人妾漢緹縈上書願沒為官婢以贖父罪此葢秦法周之盛也決不然也周禮有女奚之條亦劉歆附會文姦以欺王莽者殆不可信王莽末年令天下奴婢贖還為良朱子綱目亦善之豈有周公制法不如王莽乎妾字從辛葢亦秦篆非古篆也

鶡山雅言三代嫁嫡女則娣姪媵異姓亦媵無嫁少女法並謂之妾如戴嬀生子為宣公亦只說送歸妾疑買

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此是後世秦漢來語左傳奔曰妾亦同此

韻語陽秋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皇女皆稱姬如陳嬀楚芊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誤矣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姬人詩所謂狂夫不妬妾隨意晩還家劉孝綽詠姬人未出詩所謂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梁王僧擇為姬人怨詩所謂還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裘江總為姬人怨服藥詩所謂

妾家邯鄲好輕薄特忽仙童一丸藥是也

避暑録話婦人以姓為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為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已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為衆妾之稱近世言妾者遂皆為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為姬亦因詩言王姬之誤也

石林燕語古者婦人無名以姓爲名或係之字則如仲子季姜之類或繫之謚則如戴嬀成風之類各不同周人稱王姬伯姬姬嗇周姬姓故云而後世相承遂以姬爲婦人通稱以戚夫人爲戚姬虞美人爲虞姬自漢以來失之政和間改公主而下名曰帝姬此亦沿習熟慣而不悟國姓自當爲嬴余嘗以白蔡魯公憚於改作而止

七修類藁葉石林燕語云云予初讀之亦謂是也謫思真可謂燕語也夫姬固周姓亦謂婦人美稱韻會之釋

也毛詩又曰彼美淑姬師古曰周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之美者稱姬若以國姓而後世傳訛則黄帝姓姬炎帝姓姜左傳雖有姬姜連稱之辭獨用一姜字稱婦人可乎

說畧陳風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非必姬氏女秦紀呂不韋娶邯鄲姬絶美亦槩為婦人稱也

疑耀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即以父母之姓為名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為女人通稱

已誤漢有薄姬栗姬寳姬是又以姬爲妾矣蔡京當國改公主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既於姬字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之妾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爲京之權所怵也

戲瑕疑耀謂姬者周姓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耳甚似不然姬故黄帝氏姓周人尊之故春秋稱王姬諸姑伯姊並得稱焉魯爲同姓稱叔姬季姬共姬猶齊之稱姜宋之稱子陳之稱嬀秦之稱女懷嬴之類

是也蓋古者婦人稱名率從其國姓而女之適人者明有所從則又繫諸國若郯伯姬杞叔姬宋蕩姬鄭季姬衛穆嬴宋穆姜之謂矣至周穆王娶盛伯之女傳曰同姓之親故稱盛姬固一說也然水經注載巫山之上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襄陽耆舊傳則稱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是不在周以前乎而楚非周姓文王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魏安釐王如姬最幸為公子盜晉鄙兵符楚莊王立鼓鐘

之間左杖鄭姬右擁越姬又左傳有秦姬燕姬胡姬陳夏姬彼何以故至漢魏而後相沿為嬪嫱戚畹之通稱矣然則稱姬者自是美名之意在赤帝時已有之何關後人謬戾哉竊謂今之稱姬者獨吳人為近古葢吳之先故姬姓也六朝三唐詩中往往稱吳姬至燕趙佳人亦並稱姬罪不在學之不明矣

無明書宣五年左傳云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而生穆公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

元妃也明曰石癸所言是論姑字之義義即當時姑從人作吉後代改之從女若當是從女安得吉人之語乎故是從女者失其義也

讕言長語娘字俗書古無當作孃今通為婦女之稱予觀韓魏公安陽集公傳中云宋宫中稱郭后為大娘劉妃為小娘則皇家亦如此稱之不獨民間

余氏辨林娘之為稱少女也若古有吳娘泰娘窈娘杜秋娘之類今俗誤以為母稱嬭母宜作孃字也

輟耕録娘字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説文煩擾也肥大也從女襄聲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為婦女之稱故子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都下及江南謂男覡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達旦又謂曰草娘苗人謂妻曰夫娘南方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謂婦人之卑賤者曰某娘曰幾娘鄙之曰婆娘考之風俗通漢何敞為鬼蘇珠娘按誅亭長龔壽隋書韋世康為絳州刺史與子弟書云況娘春秋已高溫凊宜奉教

坊記北齊時丈夫著婦人衣行歌傍人齊和云踏謡娘

南史梁元徐妃與帝左右暨季江私通季江曰徐娘雖

老尚猶多情又梁臨川王宏侵魏魏遺以巾幗歌曰不

畏蕭娘與吳姚但畏合肥有韋虎謂韋睿呂僧珍也大

業拾遺隋煬帝宮婢曰雅娘唐史張旭草書見公孫大

娘舞劍器而通神又武承嗣聞喬知之婢窈娘美奪取

之杜工部詩耶娘妻子走相送又黄四娘家花滿蹊白

樂天詩吳娘暮雨蕭蕭曲韋應物詩春風一曲杜韋娘

柳子厚下殤女暮磚記始名和娘樂府雜録張紅紅唱歌丐於市韋青納為姬敬宗名入宫號記曲娘又望江南曲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為姬謝秋娘所製明皇雜録呼白鸚鵡為雪衣娘甘澤謡武三思晚獲一妓曰綺娘狄仁傑至遂逃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之妖也樊川集杜秋娘年十五為李錡妾錡敗入宫後坐譴歸故里又竇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户曹掾李希烈破汴州取桂娘去李賀集賀撰申胡子觱篥歌成翔客喜

擎觴起立命花娘出幙徘徊拜客劉賓客集泰娘本韋
尚書家主謳者河東記唐進士段何卧病遇妊娘留詩
而愈傳奇崔氏鸎鸎婢曰紅娘霍小玉傳長安中有媒
氏鮑十二娘薛蒼駙馬青衣也余媚娘叙録陸希聲娶
余媚娘媚娘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巾櫛須立誓
不置側室及女奴圖經蠶神謂之馬頭娘杜陽雜編南
海貢奇女盧娘娘工巧無比麗情集陳敏兒妾越娘貌
美兒死遂與款狎續齊諧記齊頳寓山陰夜見前宰妾

萬丈娘墨莊漫録李后主令宫嬪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右畧舉一二不能悉載是則今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國夫人皆曰娘子未甞有稱夫人郡君等封贈者載考之史隋柴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兵與秦王定京師號娘子軍花蕊夫人宫詞諸院各分娘子位韓昌黎有祭周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宫妃已與民間共稱娘子則今之不分尊卑亦有自來矣

丹鉛録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閤内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見法琳辨正論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葢是美稱也是時北則胡后却扇於曇獻南則徐妃贈枕於瑶光龜兹王女納於鳩摩羅什反以為榮千金公主偶於滛毒丐僧不以為恥後世以夫娘為惡稱縁此東坡戲語有和尚宿夫娘相牽正上牀云陶九成乃為駡語葢未見六朝雜說耳

能改齋漫録婦女以姐為稱說文曰媎字或作姐古字

假借也子也切近世稱女兄爲姐葢尊之也按魏繁欽與文帝牋曰自左騏史妠謇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吐夔與左騏等於賔客之中吹笙鼓琴李善注云其史妠謇姐葢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之稱姐漢魏巳然矣秕言女兄曰姊字從𠂔今人作姉或作姐皆非也女弟曰娣閩人呼母曰姐不得爲女兄之稱

夋日齋叢抄史髙帝紀有武負陳丞相世家有張負絳侯世家有許負皆以爲婦人記言王媪武負則信婦人

矣班書如淳注俗謂老大母為阿負師古引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此古語謂老母為負耳世家言户牖富人張負索隱曰婦人老宿之稱然稱富人或恐是大夫爾予謂張負果婦人當是清女之流亦富人也許負相者索隱引應劭注老嫗也意其負婦音同古文相通用不然馮婦固晉善士歟史註猶有異論者

史記考要高祖記嘗從王媪武負貰酒漢祖之母曰媪

趙左師觸龍稱太后曰媪貴賤通稱也王氏之媪武氏之負負亦媪類也郭解傳周勃世家所稱許負亦同若陳平世家所稱張負乃男子之名

吹劒録女以行稱者既醉詩曰釐爾女士註云女有士行也漢列女傳搜次材行晉列女傳載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婦行篇然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志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所據

巵言今世俗語凡畫美婦人皆曰士女

桐薪吳俗男子呼婦人爲女客葢有自來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

説楛女爲陰象二女爲奻三女爲姦日女爲旻以陰掩陽之義妨媢婞嫉嫪嫖婁婾威媿嬒媟嬻等字皆從女取陰私之義若訓婦人處子則背矣

野容叢書海録碎事曰越俗以珠爲寶生女名珠娘生男名珠兒緑珠之意用此僕謂不然以女名珠者珍愛

之意也如彭寵之女名女珠奇章公牛僧孺愛姬名珍珠皆珍愛之意且彭寵南陽人初非越俗也

丹鉛録説文娃圜深目貌一曰吳楚之間謂好曰娃吳有館娃宫揚雄賦肙娵娃之珍髢師古曰美女也史記趙主父內吳廣女娃嬴孟姚徐廣引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此因内女之文而妄説也

彈雅女郎本是侍兒正呼亦可泛説如木蘭詞同行十三年不知木蘭是女郎是也如詳全篇詞意乃庶姓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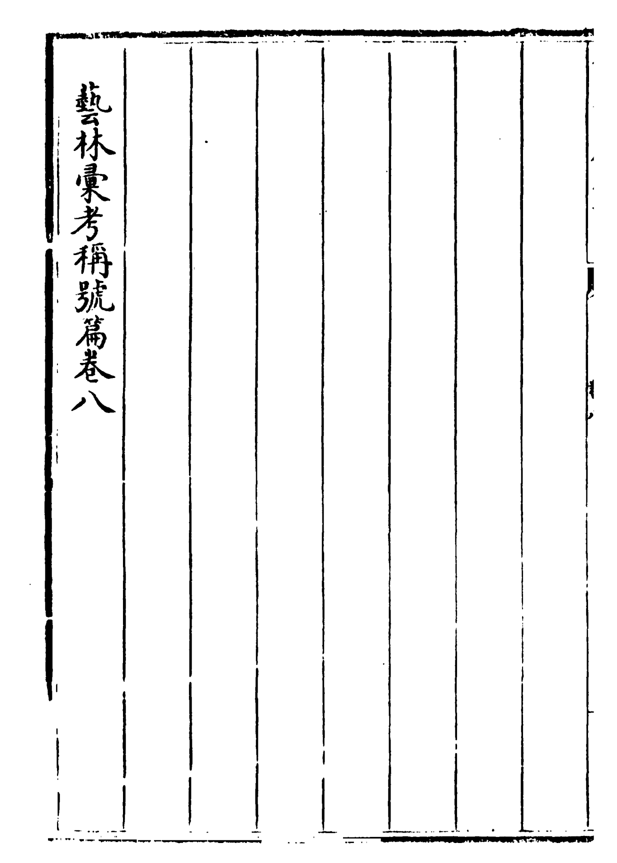
家女非侍兒也

彈雅婦房九切上字俗音誤讀若務亡遇切去古今韻書所不收而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婦上協故下協去竟是三韻雜協諸本古今無通用者則知中晚有此方俗之音亂厠於韻脚前此不然也

留青日札八十曰耋常珍杖於朝非人不暖杜子美詩暖老須燕玉謂燕趙美婦人如玉也枕言云思得暖玉之杯也

說楛杜詩暖老須燕玉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

王黄平倩太史贈范還有云燕玉從教解舉雖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八

藝林彚考稱號篇卷九

蓬萊知縣沈自南撰

巫優類

丹鉛録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仕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巫咸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悦神其衣被情態與今倡優何異書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

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裝服雅麗歌舞輕佪其惑人又豈下於陽阿北里哉今按史封禪書伊陟贊巫咸巫之興自此始丹鉛録呂覽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黄門倡然齊人歸魯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於楚矣漢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僞飾女伎今之裝旦也其褻神甚矣

杌林伐山巫覡號曰珄眊見本草不知其解　覡音隙

令滇中巫人曰朶覡　按古今注程雅問拾櫨木一名無患者昔有神巫名曰寶耗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為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為衆鬼所畏競取為器以卻壓邪鬼故曰無患也

丹鉛録元結集謟臣顛官顛當作諢即撮科打諢也

留青日札今人看街坊雜戲場曰社夥蓋南宋遺風也

宋之百戲皆以社名如雜劇曰緋綠社蹴毬曰齊雲社唱賺曰遏雲社行院曰翠錦社撮弄曰雲機社之類詳見武林舊事夥者方言凡物盛而多也或作社火言如

火然一烘音哄即過也宋之鼓板曰衙前一火和顧二火又逐賊被傷全火見宋乾德詔中

丹鉛録教坊家有部有色部有部頭色有色長元周伯清訛呼部頭為務頭可笑也部如法部胡部之類色如雜劇色厰築部舞旋部叅軍色之類諸色以雜劇色為首雜劇用四人或五人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老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見宋人灌園古杭夢遊録

雲麓漫抄近日優人作雜班似雜劇而簡略金人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倡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故流傳作此

楊公筆録俳優弄參軍段安節云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孝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白衣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為參軍椽唐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年特授韶州同正參軍

復齋漫録薛能贈吳姬詩樓臺重疊滿天雲殷殷鳴鼉

世上聞此日楊花初似雪女兒絲管弄參軍本朝張景
景德三年以交通曹人趙諫升為房州參軍景為屋壁
記略曰近制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事
違戾政教者為之凡朔望饗宴使與焉若處人一見之
必指曰參軍也嘗為其罪矣至於倡優為戲亦假而為
之以資玩戲况真為者乎宜為人之輕視又將狎而侮
之大畧如此予按樂府雜録戲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
石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令衣白夾衫命

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為參軍自漢已然矣不始於唐世也又五代王建時王宗侃謫受維州司户參軍曰要我頭時斷去誰能作此措大官俳優弄為參軍戲瑕肅宗讌於宫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為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隷樂工令為參軍之戲公主諫以為不可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此因話録所載甚詳故唐人薛能有詩此日楊花飛似雪女兒絃管弄參軍可證女優裝束矣乃陶宗義撰

輟耕録直以參軍為後世副淨據云開元中黄旙綽張野狐善弄參軍然則戲中孤酸皆可名參軍也豈必副淨為之哉按弄參軍者漢和帝免館陶令石耽罪每讌樂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終年乃放後為參軍戲所由始矣

楊公筆録傀儡子葢始於周穆王時工人偃師之作段安節乃云起於漢高平城被圍陳平秘計

涪翁雜説傀儡戲木偶人也或曰當書魁礧葢象古之

魁礨之士彷彿其言行也

說原傀儡子起漢祖平城之圍陳平知冐頓妻閼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閼氏見之慮冐頓納之遂退軍後人番為戲具吞劍走索伎倆之竒者也俗名傀儡為郭禿葢當時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為其象以呼為郭禿爾

俟鯖錄唐梨園子弟以置院近於禁院之梨園也女妓人宜春院謂之内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居

教坊謂之內人家有請俸其得幸者謂之十家故鄭嵎津陽門詩云十家三國爭光輝是也家雖多亦以十家呼之三國謂秦韓虢國楊氏三大夫人也

演繁露開元二年玄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樂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左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至今謂優女爲弟子命伶魁爲樂營將者此其始也

胡氏筆叢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實始濫觴漢官者傳脂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也魏陳思傳粉墨椎髻胡舞誦俳優小說雖假以逞其豪俊爽邁之氣然當時優家者流裝束可概見而後世所謂副凈等色有自來矣唐凈制如霓裳等舞度數至多而名號裝束不可深考樂府雜録開元中黄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參軍即後世副凈也見輟耕録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三人弄假婦人假婦人即後世裝旦也至後唐莊宗自傳粉墨

稱李天下大率與近世同特所搬演多是雜劇短套非必如近日戲文也觀安節樂府雜録稱假婦人則知唐時無旦名也

秋言樂府雜録云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僊等三人弄假婦人令梨園中所謂旦者也又云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禿善優笑閭里呼為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令梨園開場末也

名義考今角戲有生旦丑淨之名常求其義而不得偶思樂記及優侏儒獶雜子女注謂俳優雜戲如獮猴之

狀乃知生狌也猩猩也山海經猩猩人面豕身聲似小兒啼旦狚也猵狚也莊子猨猵狚以為雌淨猙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又云似狐有翼丑狃也廣韻犬性驕又狐狸等獸跡謂俳優之人如四獸也所謂獿雜子女也末猶末厥之末外猶員外之外獿音撓獮音迷猩音生猵音篇狚音旦猙音靜

胡氏筆叢凡傳奇以戲文為稱也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

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壻卓也相國之絶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凡此咸以謬悠其事也緜勝國而迄國初一轍近為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古無外與丑丑即副淨外即副末也

胡氏筆叢令優伶輩呼子弟大率八人為朋生旦淨丑副亦如之外即副末丑即副淨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之目一曰副淨即古之參軍也一曰副末又名蒼鶻蒼鶻可擊

羣鳥猶副末可打副淨一曰末泥一曰孤裝見陶氏輟耕録而無所謂生旦者葢院本與雜劇不同也元時雜劇旦有數色所謂裝旦即今正旦也小旦即今副旦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為之而元時名妓咸以此取稱如荆堅堅孔千金顧山山天然秀珠簾秀李嬌兒類又妓李嬌兒為溫柔旦張奔兒為風流旦葢勝國雜劇裝旦多婦人為之也元花旦必與今淨丑迥别故妓人多為之末泥孤裝未知類今何色當續考之

胡氏筆叢宋世雜劇名號惟武林舊事足徵每一甲有

八人者有五人者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五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裝旦蓋旦之色目自宋已有之而未盛至元雜劇多用妓樂而變態紛紛矣以今億之所謂戲頭即生也引戲即末也副末即外也副淨裝旦即與今淨旦同蓋雜劇即傳奇具體但短局未舒耳元院本無生旦者院本僅供調笑如唐弄參軍之類與歌曲無大相關也

胡氏筆叢樂府雜録云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

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為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又有踏搖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錢以至尋撞跳丸吐火吞刀旋槃筋斗悉屬此部又教坊記云踏搖娘者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為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搖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

歐闘之狀以為笑樂今則婦人為之按此二事絶類豈本一事耶然雜録又有踏揺娘等不可深曉觀此唐世所謂優伶雜劇裝服節套大畧可見宋之雜劇葢已若斯元院本但有詞無曲故詞第屬之歌人此類以供戲弄而已至元人曲詞大興凡諸雜劇皆名曲寓焉而教坊名妓亦多習之清歌妙舞悉隷是中唐宋諸詞殆於盡廢又一變而賸縟遂為南之戲文而唐宋所謂雜劇至元而流為院本今教坊尚遺習僅足一笑云

胡氏筆叢楊用修云漢郊祀志優人為假飾妓女蓋後世裝旦之始也然未必如後世雜劇戲文之為緣其郊祀皆奏樂章未有歌曲耳

胡氏筆叢元雜劇中末即今戲文中生也考鄭德輝倩女關漢卿竇娥皆以末為生此外又有中末蓋即今之外耳然則青樓集所稱末泥即生無疑今西廂記以張珙為生當是國初所改或元末琵琶等南戲出而易此名觀關氏所撰諸雜劇緋衣夢等悉不立生名他可例

矣青樓集又有鴐頭恐即引戲之稱俟考
猥談生淨旦末等名有謂反其事而稱又或託之唐莊
宗皆謬云也此本金元闤闠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所
謂市語也生即男子旦曰裝旦色淨曰淨兒末曰末尼
孤乃官人即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太和譜略言之詞曲
中用土語何限亦有聚為書者一覽可知
代醉編唐人有小詞門外猧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
香階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

醉猶勝獨睡時今人男女有情者必稱冤家至於因緣則每稱惡因緣陶學士郵亭詞是也冤家字意具來亦久如關雎詩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傳曰怨偶曰仇君子好匹而借怨偶為義意可見已筆之以發一笑

葦航紀談作詞者流多用冤家為事初未知何等語亦不知所出後因閱煙花說有云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牽繫寧有死耳不懷異心此所謂冤家者一也兩情相繫阻隅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此所謂冤家

者二也長亭短亭兩岐分袂黯然銷魂悲泣良苦此所謂寃家者三也山遥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腸寸斷此所謂寃家者四也憐新棄舊辜恩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刻骨此所謂寃家者五也一生一死觸景悲傷抱恨成疾迨與俱逝此所謂寃家者六也語雖鄙俚亦余所樂聞耳

疑耀令世諢語宿娼客曰孤老世〻不解其語余閱要雅游堦曰媢嫪媢胡故切嫪力到切皆戀惜意因憶史

記秦始皇母后所幸曰嫪毐者正義云嫪郎到反毐酷改反索隱云嫪姓毐名漢書注嫪氏出邯鄲王邵云賈侍中說秦始皇母與嫪毐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毐廣韻亦云毐者無行之稱也則非名矣今之呼游壻為姛嫪也其起於毐耶是嫪毐非姓名而索隱及漢書似誤矣

名義考呂不韋傳乃求大陰人嫪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以啗太后拔其鬚眉為宦者相傳皆曰嫪毐說文釋

毒引嫪毒索隱謂士罵溪曰嫪毒皆非也嫪姻也毒士無行也嫪毒二字本不相承嫪當作摎從手廣韻摎居尤切姓也即索隱亦以為姓孔叢子子順謂魏王曰今秦四境之内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吕氏乎可見益大陰人姓摎無行故曰摎毒猶朱邑傳稱魏倩也有謂為劉伯莊者摎與劉同音誤作劉也嫪音澇毒音靄摎音劉

名義考俗謂娼曰表子私倡者曰𠬛老表對裏之稱表子猶言外婦𠬛秦以市買多得為𠬛益負販之徒𠬛老

猶言客人 音乃孤

名義考方言謂賊為虔虔婆猶賊婆也營妓古以待軍之無妻者營婦猶軍婦也㐲不正也㐲拉俗謂一拉㐲拉姑猶不正之婦也 音㐲歪

老學菴筆記唐以來謂妓曰酒糾盖謂録事也相臺之東有録事巷傳以為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輟耕録令以妓為官奴即官婢也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之侍史官婢

鑑戒録蜀人皆呼營妓為女校書故胡曾有詩贈薛濤云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按晁氏謂濤以武元衡奏授校書此無稽語也

留青日札私科子雞雉所乳曰窠即科也晏子春秋㲋科雉者不出三月葢言官妓出科私娼不出科如乳雞也又老妓名鴇子一作鴇鴇似大鴈無後趾虎文性羣居如鴈自然有行列連蹄不樹止俗呼獨豹老妓性行

似之

詢芻録古優女曰娼後稱娼之老婦曰保考之鯧魚爲衆魚所淫鵠鳥爲衆鳥所淫相傳老娼爲鵠意出於此龜因娼而得名也即蛇與龜交而雄龜畏避之故曰龜

青箱雜記春秋左氏傳稱三叛人以土地出求食而已賤而書名蓋甚之則以其無廉耻之至也故今倡家謂之求食蓋本乎此

嘉話録隋末有河間人皶鼻酗酒自號郎中每醉必毆

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為悲怨之聲輒搖頓其身好事者乃為假面以寫其狀呼為踏揺娘今謂之談娘

核則蘇五奴妻善歌舞有姿色能弄踏揺娘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其速醉多勸其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雖吃䭔子亦醉不須酒也今呼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

五雜組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艾豭者牽狀豕以行淫者也方言云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謂之𧱊

詩一發五猳是也故以男子之淫於他室者名之秦始皇會稽碑作寄猳令人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為烏龜葢龜不能交而縱牝者與蛇交也隸於官者為樂戶又為水戶國初之制綠其巾以示辱葢古赭衣之意而今無矣然里閈尚以綠頭巾相戲也

七修類藁吳人稱人妻有淫汚者為綠頭巾今樂人朝制以碧綠之巾裹頭意人言擬之此也原唐史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綠巾以辱之隨

所犯之重輕以定日數吳人遂以著此服為恥今吳人罵人妻有淫行者曰緑頭巾及樂人朝制以碧緑之巾裹頭皆此意從來但又思當時李封何必欲用緑巾及見春秋時有貨妻女求食者謂之娼夫以緑巾裹頭以别貴賤然後知其來已遠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則加於樂人耳

丹鉛類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水經注孌童丱女弱年崽子崽音宰選詩肆呈窈窕

容路曜便娟子皆指嬰童之屬也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名義考歌童俗謂之小幼柔曼溢於女德或謂能侑飲為小侑不知幼之名有自來即漢所謂孺也髙之籍孺惠之閎孺皆以婉媚與上起卧籍閎其名孺則幼小而可親慕也三風頑童亦是此輩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王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宋攸

謄錄監生臣姜澍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十

蓬萊知縣沈自南撰

諢名類

余氏辨林英雄二字世多用而不鮮其義蓋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羣者為雄是故聰明秀出之士方可謂之英膽力過人之士方可謂之雄一人而文武茂異者兼之即能豪俱獸名亦此義

丹鉛録司空王昶與東宮官書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峯標暎千里絶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杜少陵詩淮海維揚一俊人本此　正楊梁書曰王規卒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云云斯實俊民也云云俱往之傷信非虚說此梁簡文令也令曰司空王昶見三國志何氏語林作昭明誤戰國策趙武靈王云服奇而志滛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考此所引乃南史中節文避

唐諱改民作人安得子美之詩為出此耶江淹雜體詩
朱黻咸髦士長纓皆俊人則又前於簡文矣
容齋三筆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為貢舉科目之最
而令人恬於習玩每聞以此稱之輒指為輕巳因閱北
史杜正元傳載一事云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
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
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内
唯正元一人應秀才曹司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元

乃使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劒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録奏蓋其重如此又正元弟正藏次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亦應時並就文無㸃竄然則可謂難矣唐書杜正倫傳云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

書傳正誤常談考誤世稱青衿之士曰秀才士子聞之尚若以為輕已者按北史杜正元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不知秀才非始於隋也晉書王祥年垂耳順始舉秀才除温令則秀才之舉行於西晉史記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吴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則秀才之名著於西漢丹鉛録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吴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於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為

取士之科名云　正陽云史記吳越無秀才也戰國策吳越無俊民也俱無秀才字

資暇錄代稱士流為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比於醋而更驗故謂之焉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新鄭多衣冠所居因總被斯號亦云鄭有醋溝士流所家其在溝之東尤多甲族以甲乙叙之故曰醋大愚以

為四說皆非也醋宜作措止言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余氏辨林令俗嘲士人曰酸亦誤措為醋之意乎

胡氏筆叢世謂秀才為措大元人以秀才為細酸倩女離魂首楷末扮細酸為王文舉是也細酸字面僅見此令俗尚有此稱

五雜組令人以秀才為措大措者醋也盖取寒酸之味而婦人妒者俗亦謂之吃醋不知何義

鼠璞摭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為探花

郎本朝胡旦榜馮拯為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寛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為探花是杏園賞花之㑹使少年者採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鼎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録謂期集選年少三人為探花使賦詩㷔寧余中為狀元乞罷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訛為第三人故事只有狀頭狀頭之下有探花狀頭以文探花以少太宗賜馮拯探花詩云云俗傳狀頭雙花榜眼單花第三無花借狀頭一枝非是碧湖雜記東坡老饕賦蓋文章之遊戲耳按左氏縉雲

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說文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然則東坡之賦當作老餮為是辨物志按三才圖會饕餮惡獸也貪食則然財何有焉

余氏辨林饕餮音叨貼羊身人面目在腋下虎齒人爪音似嬰兒食人未咽自嚙其足畀象常有此物山海經謂之狍鴞郭璞云即貪婪也則饕餮本是一物何左傳杜預注分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也東坡食賦不名老餮

而名老饕正得此義

示兒編文公十八年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名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故孫仲益競與詹及甫書曰晉侯被兵之後復用吏饕謂吏之貪財者也及觀北史明帝朝獲禿鶖於宮內遂養之崔光曰此即詩有鶖在梁解云禿鶖貪婪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況饕餮之禽必藉魚肉菽麥稻粱之養豈可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老杜麂詩曰

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是須趙彥材云言衣冠之人行如盜賊唯知饕餮而已故使人多害生物以充庖正在斯須之間焉則是崔杜以二字為貪食之謂初無别也至東坡賦老饕又直以饕之一字為貪食云山海經又以饕餮為獸名則必貪惏之獸也

名義考帝鴻氏有不才子曰渾沌少昊氏有不才子曰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謂之四凶按帝鴻氏繼黄帝而為君縉雲氏帝鴻氏

之子與少昊俱去舜三百餘歲顓頊亦去舜三百餘歲四凶何若是之壽耶必四氏之後有若人耳非子也渾沌驩兜也窮竒共工也檮杌鯀也饕餮三苗也訓者謂渾沌為不開通窮竒為其行窮其好竒檮杌為頑凶無疇匹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不知窮竒獸名狀如牛蝟毛音如嗥狗食人人鬬乃助不直者饕餮獸之嗜食者古者象於彝鼎以為食戒渾沌水不通也檮杌斷木也四凶有似於四者因以目之

暖妹由筆令人誣罔指人者為事推無者得物不認者皆名為賴老泉謚法辨論中有曰賴者注謂不悔前過曰賴即此字

丹鉛録史記始大人常以臣無賴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閒謂小兒多詐而狡猾為無賴

留青日札黄庭堅以不飲酒者為惡客故云破卵扶頭把一杯燈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閒攜惡客來元次山以非酒徒即為惡客故云將船何處去

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予以為不能詩者亦當名之曰惡客蓋皆敗人清興故也

羣碎録元結以不飲者為惡客後人以痛飲者為惡客

留青日札忙人忙從心從亡忘亦從心從亡但有傍正之不同人心健忘則忙矣列子宋有病忘者家語魯有大忘者孔子謂顏淵曰吾與汝忘是皆心安而善忘者若有心而偏則甚忙矣

留青日札閒人閒之為義或曰月到門庭方是閒也古

皆從日與間同其音稍異耳顔有孝曰兩間閒字亦從
月不從日與閒同此云古皆從日者俗書也
留青日札世稱市井之刁惡者爲市虎當作虣與暴同
周禮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
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僇
之
留青日札春秋步兵曰徒兵徒步也漢鄒陽傳令吳楚
之王練諸侯之兵敺白徒之衆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

旅之人若今言白丁也又白𢃄白役皆此意也

留青日札凡輕傈挑達少年曰趫才趫緣木走也唐宿衛有號趫才者以處飛騎漢公孫弘東閣有翹材館以延文學之士

名義考說文翹尾長毛也又翹翹高也翹材者猶言長才高才也

老學菴筆記晉語兒人二字通用世說載桓温行經王大將軍墓望之曰可兒可兒盖謂可人為可兒也故晉

書及孫綽與庾亮牋皆以為可人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人為小兒耳故宋書云鄉里小人也

臆乘如晉王敦曰可兒司馬曰犬子唐白居易姪曰羅兒龜兒皆是小字也後漢賈復稱其子曰大兒崔暹曰獺兒人稱者漢東方朔曰偷桃小兒蜀譙周曰長兒晉王衍呼裴逸曰白眼兒山濤稱王衍曰寧馨兒後魏長孫業諸子曰鐵小兒甃曰聖小兒唐楊綸蘇特曰

黄面兒五季李業曰僂羅兒李信曰牧羊兒乃皆兒稱也

錢氏私誌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然小人有毋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来古矣

宜齋野乘小人二字見於左傳若小生則漢書朱雲傳小生欲相吏耶張禹傳新學小生皆是責人之語若自稱小生則始於唐韓退之與孟東野寄孟幾道聯句云小生何足道又酬司馬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云嗟

我小生值强伴又呂和叔渭海昏集序云不遠數千里

授簡小生

留青日札淮陰惡少年漢昭發惡少年戍遼東即所謂無賴子弟也荀子曰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可謂惡少者也唐李勣少年時自稱無賴賊又唐初草賊號無端兒

老學菴筆記麻姑傳王方平曰吾子不戲作狡獪事蓋古語謂戲為狡獪列異傳云北地傳書小女折茯作鼠以狡獪事也今閩人謂兒戲為狡頑蓋本於此或以姦

猾為狡獪則失之

七修類藁今人見人家子弟性雖聦明而外似能事所為實非名曰敗子殊不知乃是稗草之稗葢似苗而非苗也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別是也

沈譚笨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或目為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粗笨之語朱子語録云諸葛亮只是笨不知笨字乃書作坌而以音發之

留青日札李太白送魏萬詩五月造我語知非儓儗人令人或作獃騃吳儂相戲謂曰獃罵人曰蜜浸阿獃回回俗老人舍身蜜浸而死百年後得之可為藥故曰蜜人番言木乃伊是也

西溪叢話杜甫送高三十書記云觸熱向武威程曉三伏詩云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據炙轂子云褦襶笠子也集韻褦音奈襶音戴二字不曉事也

蓬窻續錄褦襶涼笠也以竹為胎蒙以帛暑時戴之以

遮日程曉伏日詩今世襏襫子觸熱到人家今暑中謁客稱襏襫其不曉事者亦稱襏襫

留青日札郭璞讃竫人小人也漢武東郡送人長七寸名曰巨靈

輟耕録嘗見人戲呼一譁訐者為鄧思賢初不可曉後讀筆談始得其說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刼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

其術遂以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餘冬序錄三國曹操呼孫策為猘兒關羽駡孫權使為貉子唐代宗以孚名賀知章子蓋戲其為爪子也爪借音為獠今人以鄉俗諱名相稱謂為詎同此

江鄰幾雜志屢俗呼野人為沙塊未詳其義士大夫亦頗道之永叔戲長文賢良之選既披沙而揀金吳頗憾之遷怒於原父云云其沙於心不沙於面君佚沙於面而不沙於心愈怒焉又嘗戲馬遵舊日沙而不哨如今

哨而不沙

餘冬序錄世俗謂言行不顧者為無行止所謂有行止者有行義之人也昔人嘗有汚人行止之言矣按行止字義當是禮節之稱詩曰人而無止傳曰容止可觀凡此所謂止者皆行止義也

留青日札今冬筍之已透風有毛者曰猫兒頭又言人之幹事不乾浄者曰猫兒頭亦曰猫兒頭生活此起於元元時新官出京而貧者有人應付盤纏即同去到任

就與管事謂之猫兒頭葢言如筍之只好在土中一出頭來人不貴重也又如猫然其頭雖似虎而人不畏也今人呼罵達官家人亦曰猫頭

留青日札今言官府貪汚失操守者曰放手鬆後漢書殘吏放手葢以貪縱為非者曰放手也又錢財入手曰齩手葢言如蛇狗之咬手而不可放脫也其過付官吏贓者曰統手葢言内外一體如猿猴之統臂也

留青日札今罵人之姦狡者曰滑賊言其光滑姦詐也

當作猾賊史記項羽為人僄悍猾賊是也前漢書作禍賊左傳無助猾賊方言小兒多詐謂之狡猾又滑猾通音亂也說文滑利也蓋滑言如水之滑溜猾言如犬之黠惡也

投甕隨筆今人詈人之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按晉書前燕載記賛曰蠢兹雜種奕世彌昌雜種二字見此

春風堂隨筆世目薄行人為沒前程此語亦有所自柳子厚作非國語人以爲子厚平生作文得國語最深因

知其短長而恃之故謂子厚為沒前程

希通錄漢昌邑王賀清狂不惠注如今白癡也僕謂以清狂對白癡字亦新後讀左氏傳成十八年周兄無慧蓋世所謂白癡則知師古之注本於杜預惠慧字異而意同

演繁露古字不拘偏傍多借同聲用之漢志疇人疑籌人也從算歷言之比疇列之疇於義為徑

疑耀今京師勾闌中諢語言紿人者皆言黃六余初不

解其義後閲一小説乃指黄巢兄弟六人巢為第六而多詐故詐騙人者為黄六也

後山詩話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隣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

可六十猶癡耶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

愛日齋叢抄陳無已云世人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

足也項平甫家說云註司業言九百草書喬書也朱或

可談云青州王大夫爲詞鄙俚每投獻當路以爲笑具

季父爲青禄王亦與詩他日季父見其子謝之其子曰

大人九百亂道玷瀆高明葢俗謂神氣不足者九百豈

以一千即足數耶以書釋之不若陳朱之說通予讀張

平子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注者爲小說九百

篇本虞初著又曰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漢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如淳曰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俗豈云九百或取喻細碎之為者俚語本於史錄固有矣故漫記之東坡作文字中有一條以彭祖八百歲其父哭之以九百者尚在李方叔問東坡曰俗語以憨癡駘駄為九百豈可筆之文字間乎坡曰子未知所據耳張平子西京賦云乃有秘書小說九百蓋稗官小說凡九百四十

三篇皆巫醫厭祝及里巷之所傳言集爲是書西漢虞初洛陽人以其書事漢武帝出入騎從衣黄衣號黄衣使者其說亦號九百吾言豈無據也方叔後讀文選見其事具文選註始嘆曰坡翁於世間書何往不精通耶近見雜說載此乃知前輩考證無所不至

名義考山谷集巖苴泥不𢤱也中州人謂蜀人不遵軌轍曰川巖苴巖郎假切苴音鮓考韻書無巖苴有巖礷巖盧下切讀若喇礷除瓦切讀若鮓當作巖礷爲是山

谷亦未深考也

名義考今人稱輕俊者率曰風流南史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

湘素雜記漢書薛廣德傳云温雅有醞藉顏師古注云醖言如醖釀也藉言有所薦藉也醖于問切藉才夜切或用緼字而蘇鶚演義云緼藉者人雅度之稱也緼者蓄也藉者籍也籍者積也言蓄美積德之謂陸賈傳云聲名籍甚謂積累聲名之多也或曰聲名藉甚謂狼籍

甚盛也蘇鶚解狼藉者物雜亂之貌言狼臥起遊戲多藉其草草皆雜亂遂成狼藉之名藉為籍者遂其語順也

五總志魏天寶間謂客指蘊藉為潦倒宋武帝舉止行事以劉穆之為節度此非蘊藉潦倒之士耶而後世以潦倒為不偶之人誤矣

貢父詩話令人呼禿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賊爾末厥

對卑凡字

秋林伐山淡詹賤士見晉書葦菴漁父見廣異記

湘烟錄魏收有庯峭難為之語人多不知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取其有曲折之勢耳就乃用此事作詩為謝曰自知伯起魏收字難庯峭不及淳于善滑稽　齊魏間以人之有儀矩可喜者則謂之庯峭集韻曰庯庩屋不平也庯奔模切庩同都切庩即屠蘇義同今造屋勢有曲

折曰庯峭俗有轉語爲波峭

希通録俚談以不可用爲不中用自晉時已有此語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杜預注不中爲之役使

致虛雜俎今人以人性不爽利者曰溫暾湯蓋言不冷不熱也溫暾二字唐詩常用

大頭蝦說客問鄉識不能儉以取貧者曰大頭蝦父兄憂子弟之奢靡而戒之亦曰大頭蝦何謂也予曰蝦有

挺鬚瞪目首大於身集數百尾烹之而未能供一啜之羡者名曰大頭蝦甘美不足豐乎外餒乎中如人之不務實者然鄉人借是以明譏戒義取此與

丹鉛録官有憒憒於臨事士有藐藐於臨文世皆目之曰㲉濁蟲此古語也周禮有壺涿氏掌除水蟲涿音濁是其證也宋史呂端傳作糊塗朱子語類作鶻突

丹鉛錄揚子法言注引呂氏春秋蚰蚰出放光蟲食物也今人曰僂蚰

丹鉛錄京師俚語目形容短矮曰迯文選有迯肶之語

唐書王伾傳形容迯陋通鑑音義作七禾切

丹鉛錄偲盧本切𥌡偲行無廉隅也俗戲體肥者為偲

子

丹鉛錄㲜毲本夷人服名上音兜下音達今人謂性劣

者為㲜毲

說楷當家即監奴也王建詩不是當家頻向說

說楷㬮鬆多鬚也左傳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當是不

之譌

說楷𦢊齶口上曰𦢊下曰函齒内肉為齶外為齗

說楷夸毗體柔也籧篨口柔也戚施一作䫌施面柔也

戚施說文作䵶䵷一云籧篨今言囷子䵶䵷今言蝦蟇

皆以物形人之醜態也

藝林彚考稱號篇卷十

藝林彚考稱號篇卷十一

蓬莱知縣沈自南撰

諱名類

刋謬正俗西征賦云懷夫蕭曹邴魏之相辛李衛霍之將云云至於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皆羙其立ㄉ於朝著名當時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曽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隷齒

此言王音王鳳宏恭石顯之徒身沒之後考其名行乃不得與蕭曹終賈之卒徒奴隸齒濇生所以深鄙賤其人示貶抑之甚也後之讀者不詳其意但言不得與十餘公之屬為齒乃謂隸齒為齊等之義謝脁宣城郡詩曰羣龍難隸齒豈非僻謬按若但言音等不如蕭曹輩安足以明激勸乎且隸齒之言未為典故安所取詳刋謬正俗苟且者媮合之稱所以行無廉隅不存德義謂之苟且而今之流俗便謂無耻之人行類豬狗每為

方幅則呼苟爲犬且更以戲弄耳

刋謬正俗鄙人或問曰愚陋之人謂之鄙人何也荅曰本字作否否者蔽固不通之稱爾音與鄙同詩云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臧者善也否者惡也故以相對書云否德忝帝位而司馬子長撰史記改否爲鄙以其言同故用鄙字自爾已來因曰鄙人又問曰鄙非邊鄙之謂耶美好者謂之都言習京華之典則醜陋者謂之鄙謂守下邑之愚蔽不其然歟荅曰非也

都者自是閒美之稱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又云洵美且都楚詞云此徳好閒習以都皆非上京之謂也曹劌云肉食者鄙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出辭氣斯逺鄙倍矣漢武帝詔賢良曰性命之情或夭或夀或仁或鄙董仲舒對策曰堯舜行徳則民仁夀桀紂行暴則民鄙天楊惲云昆戎舊壤子弟貪鄙班孟堅云周勃為布衣時鄙朴庸人曹大家女誡序云鄙人愚闇受性不敏皆非田野之謂也至如詩有都人士篇者此自别指都邑

爾後文字論叙觀遊皆云都人士女直述其殷盛亦無繫於賢愚也蹈道則為君子違義則為小人豈必都邑之人皆能賢智邊鄙之士悉皆頑劣詳而言之則不通矣

刊謬正俗問曰諺云賊無歷底中道迴謂內應導引為歷底何也荅曰按周禮有狄鞮氏掌譯蠻夷之言禮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道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葢謂譯導相因

耳今言外人未相練悉不能來為賊盜因藉當家有人導引依其衝要孤虛故謂之狄䚢也俗語音訛變言歴底耳

復齋謾録國史補云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塲郭曖尚升平公主盛集李端擅塲送劉相廵江淮錢起擅塲乃知子美詩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塲唐人素有此語

余氏辯林今俗鄙稱有不郎不秀之語有所曰此祖詩

語詩云不稂不莠禾粟生穗螽不實之稱也又考元時以郎官秀為等第不郎不秀者是言不高不下也洪天開曰詩不稂不莠非秀字此余氏之誤稂莠皆害苗之草

資暇錄俗呼下俚家為嘉李家者秦人呼云以俚與國姓音同不敢聯下字呼因改為嘉下聲逐近亦以家美故也

楊公筆錄江淮之間謂無賴曰墨床音眉癡其字見列子

楊公筆錄眠娗不開通之皃眠娗上莫典下徒蘭亦見列子

暇日記浙江賊號曰白日鬼多在舟船作禍彼中人見誕謾者指為白日鬼

萍園雜記北方老嫗八九十歲以上齒落更生者能於暮夜出外食人嬰兒名秋姑秋北人讀如篘酒之篘

嬾真子今之夷狄謂中國為漢者蓋有說也西域傳載武帝輪臺詔曰匈奴縛馬前後足言秦人我丐若馬注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故今夷狄謂中國為漢亦由是也

詢芻録漢自武帝征伐匈奴二十餘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聞漢兵莫不畏者稱之爲漢兒人又曰好漢自後爲男子稱矣

老學菴筆記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　輟耕録又段成式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令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詰府陳謝及迴曰諸縣令悉遠

迎所訴者為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謂朱研益丹矣刺史笑曰則公便是研朱漢子也

酉陽雜俎予在祕丘嘗見同官說俗說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傖者多會於酒樓食𣬊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入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張雀樓羅會人著

鶴林玉露五代史漢劉銖惡史弘肇楊邠於是李業譖

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羅兒矣僂羅俗言猾也歐史間書俗語甚奇

湘烟録　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鬬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擇少頃勅還宮鎖花門膳訖普集角勝負於殿中宦士抱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歷以驗姓名法制甚嚴時號花禁負者獻耍金耍銀買燕綰樓羅幹事之稱也演義曰人能樓攬羅綰謂之樓羅

鑑戒録俗云樓羅騍之大者蘇鶚云幹子謂之樓羅樓

字從手旁作摟爾雅云摟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項㩄傳云蹲夷之儀樓羅之辨又談苑載朱真白詩云太樓羅乃止用樓羅字又五代史劉銖傳曰諸君可謂僂羅兒矣乃加人焉

桐薪表粲甞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中一水號曰狂泉時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怪往必有禍王景文傳宋太宗詔荅文曰悠悠好詐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託貴人及在

事者永無由知又王僧達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躬自屠牛臨川王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宋書中數見周旋人似是幕中賓客所親狎者之名一時稱謂有此語耳他書亦不多見也

癸辛雜識世俗命强記者曰張松按蜀紀劉禪紀注楊脩以所撰兵書示張松飲燕間一看便暗誦之即此也

菽園雜記水東日記云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于兵部奏内常用之然未見所出乃引韓退之羅隱乖角

字以為與今乖覺意正相反葢奏詞移文間用方言時語不必一一有出也

金樓子有士人把書即睡梁人因呼為黄妳歲時風土記云唐人呼晝睡為黄妳

桐薪莊子煤煤悔悔按莊子煤煤晦晦 吴俗至今有此方言以加於粗鄙朴重之人

桐薪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覔了了令史得戴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為記室令史按梁吴均餅説曰

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則了了者敏給之謂如孔融少時了了皆美稱耳

萩園雜記懞丁來切註云失志貌蘇州人謂無智術者為歁杭州以為懞同年吳俊時用美姿容而不苟小節杭人呼為吳阿懞嘗自云我死大書一名於墓前云大明吳阿懞之墓若書官位便俗矣惜乎韻無此字人亦多不識偶檢韻海得此而記之

七修類藁北人重厚體壯實而大謂有台輔之相尊美

之稱壯音呼台為傖故曰傖子典午之世之言也南人相貌鄙薄體輕浮其皆類乎厮役故稱奴婢為蠻子自夏商之世已言之

丹鉛錄莊子宋有蘭子蘭子以技遊者也若道士雲遊和尚行脚醫人走帳及手搏撚戲者

辨物志記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媒之義何居曰即司馬遷媒糵其短之媒也媒酒教也能釀麴糵以成酒既備其物又需時日而九醞始成猶之結婚姻之好自

納采問名以至親迎必六禮告朠而後夫婦之道合皆媒氏為之也故亦謂之媒也按字書媒之為言謀也謀合二姓也又與酶同

留青日札今賣雜玩寶貨肆曰骨董鋪仇池筆記陸道士詩挼𨣡骨董羹鍋内掘窖盤游飯盌中藏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曰骨董羹則骨董之義可知又稱人之出身好者曰骨董想亦此意而唐天寶初玄宗游華清宫有劉朝霞者獻駕幸溫泉賦有曰骨懂雖短伎藝能長則又當為骨懂矣夫懂乃懵懂字心亂也豈方言

然與

留青日札進七禾切今作矬與短矬同從矢方言曰䆅䆉短也進脆見文選又唐書王伾傳形容進陋

留青日札李太白送魏萬詩五月造我語知非儓儗人令人或作獃騃說文騃馬行仡也韻會病也癡也音呆海篇作儓吳儂相戲謂曰獃廣韻字也至於戲駡人曰蠻浸阿獃言死人也回回俗老人舍身蠻浸而死百年後得之可為藥故曰蠻人番言木乃伊是也

留青日札抱朴子云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晉書作怯如雞此誤而妄改之也黽本龜字之訛言畏怯人之甚縮頭不敢出如龜也泥龜本叶韻古作𪓕類黽

閒耕餘錄俗謂不合時宜者曰滯貨出世説注謝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者安問其歸資曰嶺南凋弊惟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士庶競慕價增數倍

輟耕錄世之鄙人之不肖者為奴材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

侯鯖錄今人謂拙直者名方頭陸魯望作有懷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苧衣亦有此出處矣

留青日札今人謂不通時宜者為執古謂不圓活轉變者為執方頭唐盧仝詩云莫執古方頭陸魯望詩云方頭不會王門事　輟耕錄俗謂不通時宜者為方頭陸魯望詩云云

七修類槀舊見輟耕錄引陸魯望詩云云今讀魯望苦雨詩又曰有頭强方心强直撑柱頹風不量力觀二詩之意方頭亦是好稱以為惡語是末世之人論也

史記考要南越王傳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罪人漢書通志作粤人誤也下文云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朝鮮傳天子募罪人擊朝鮮西南夷傳漢乃發巴蜀罪人甞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大宛傳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軍往擊昆明之遮

漢使者又云赦囚徒又云發天下七科讁皆罪人也出師用罪人蓋勾踐敗吳樵李法也

老學菴筆記湯歧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牘有云生人婦者高廟問此有法否秦益公云法中有夫婦人與無夫者不同上素喜歧公顧問曰古亦有之否歧公曰古法有無臣所不能記然生人婦之語蓋出三國志杜畿傳上大驚乃笑曰卿可謂博記矣益公陰忌獨謂歧公純篤不忌也

臆乘郎如晉桓冲小字曰買得郎人稱吳周瑜曰周郎晉謝道韞稱夫王凝之曰王郎何晏曰何郎粉郎潘岳曰潘郎檀郎潘岳小名檀奴故曰檀郎詳見曾益李長吉詩注宋王僧虔曰王郎齊江敩曰江郎劉顯父曰劉郎梁顧協曰顧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袁肇修曰清郎後周獨孤信曰獨孤郎隋滕穆王曰楊郎宇文晶曰宇文王郎唐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元吉曰漫郎錢起曰錢郎按前有沈宋後有錢郎謂錢起郎士元也此謬程元振曰十郎蕭悅曰蕭郎劉禹錫自稱曰

劉郎五季閩王王審知曰白馬三郎乃皆郎稱也顧有孝曰詩詞中屢用檀郎字不知所謂解者云檀喻其香也後閲曾益李長吉詩註云潘岳小字檀奴故婦人呼所歡為檀郎然亦未知其何據也

臆乘以童得名則漢終軍曰終童後漢杜安晉潘岳唐李百藥俱曰竒童齊鬱林王曰顛童

臆乘以奴得名晉桓嗣曰豹奴王濛曰阿奴石崇曰齊奴潘岳曰檀奴後漢古弼帝稱曰齊奴孫騰曰僧奴皆小字也晉陸機人罵曰貉奴明帝人號曰鮮卑奴宋廢

帝稱父武帝曰𩑦奴後漢古弼帝稱曰筆頭奴唐顏杲卿罵安祿山曰牧羊羯奴本朝梅聖俞呼謝師直曰錦衣奴

逌旃璪言世稱錢物曰東西稱男子曰南北不知何義故時人於好男子無錢使者輒咤曰好南北無東西云意蓋鄉語相傳有自來矣

宛委餘編丈夫按禮曰十尺曰丈男子成人之極也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宏達也愢恐夫字訓在先膚字訓

在後未必爾也

名義考丈夫詩疏有傅相之徳而可倚仗丈人師古曰嚴莊之稱凡親而老者皆稱焉此丈夫丈人之義也又十尺曰丈古一丈得今六尺六寸丈夫丈人以身長言也而倚仗嚴莊之義在其中大夫白虎通曰扶達於人者也夫人曲禮注扶持於王者也此大夫夫人之義也又夫本作夰從人一象簪也男冠女副皆須簪焉男女皆可稱夫也而扶達扶持之義在其中

孔氏雜說俗所謂阿誰三國時已有此語龎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為是

留青日札齊周盤龍愛妾名阿杜盤龍大破魏軍高帝送金釵二十枚與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杜今人稱妾曰阿大音如杜阿者吳人以為語助詞亦啓口聲而漢之婦人乃有名阿者如周郁妻名曰趙阿古陽阿作平聲

雲麓漫抄古人多言阿字如秦皇阿房宫漢武阿嬌金

屋晉尤甚阿戎阿連等語極多唐人號武后為阿武婆婦人無名第以姓加阿字今之官府婦人供狀皆云阿王阿張葢是承襲之舊云

野客叢書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稱阿瞞僕謂不然觀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知此語尚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間以男子者如漢殽阬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閑耕餘録枚乘七發孤子之鈎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取孤寡之物以為隱約欲其多悲聲也九寡註引列女傳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似未當續博物志曰九寡九為寡婦也此解得之葢九為陽數之極九寡者極言其慘悽耳以九死九遊等字例觀義自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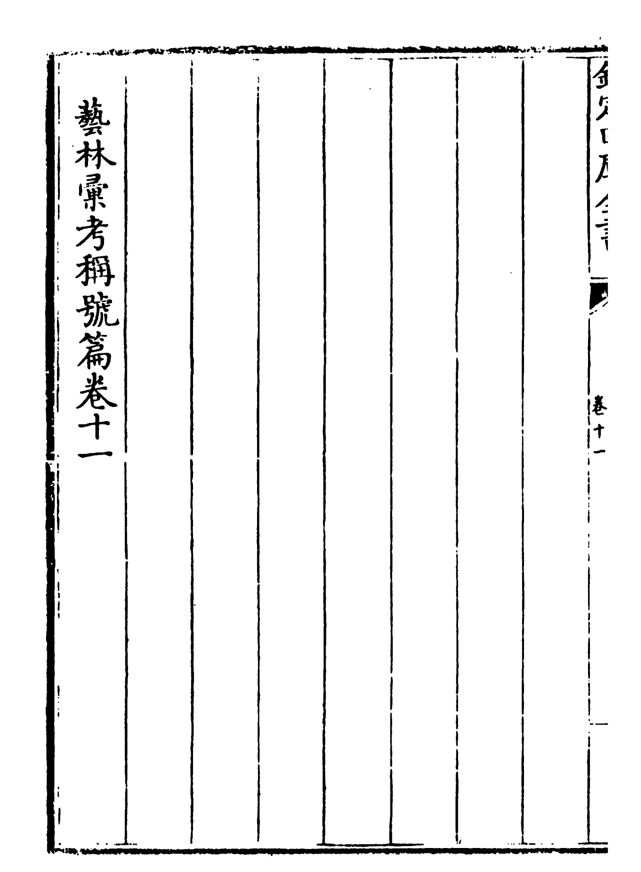
閑耕餘錄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盡浮之大白醉鄉日月曰凡飲以一人為録事以糾坐人以一人為明府主斟酌之宜即觴政遺意此

後世酒令之濫觴也然衛武公作抑戒已有監史之設矣

核則今人謂能飲酒者為酒户不知其名亦古唐人飲多者為大户飲少者為小户故樂天詩云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餘冬序録人能飲不能飲有大小户之稱唐宋酒令詩話言之多矣今人殆相循而云爾或問此稱定起何時吳志孫皓每饗宴人以七升為限小户雖不入口並澆

灌取盡是三國以前事麴蘖者已有此品目也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十一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十二

蓬萊知縣沈自南撰

道釋類

丹鉛雜録說文匕目為真目匕為艮（當從目匕）此解蓋古有此說也而解真字云仙人變形登天盖誤以匕為化也且未論其是否何其與匕目為真之說自相背乎後人長生之說未必非此言啟之莊子所稱真人只是誠而

無偽耳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何嘗變形登天乎

維園鉛摘說文直正見也從乚從十從目徐曰乚隱也

今十目所見是直也說文真仙人變形而登天也從匕

從目從乚乚音隱八所乘載也徐曰真者仙也化也匕

者化也反人為匕從目从𠔃不能識乚隱也八其所乘

也乘風雲也丹鉛云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為正

正曲為直正直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

梓人用之二字之形即象二器

胡氏筆叢太真科曰玉皇諸録有八百道君羣仙隨業以補其職三善道者聖真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有太省宫殿皇帝王公卿大夫吏民率以聖呼之如聖皇聖帝之類是也男女貴賤各有次第上清有玄都玉京七寶紫微率以真呼之太清有太極宫殿率以仙呼之其上清太清品位列男女次第之統數與玉清同麟按公卿大夫皆三代以還品秩唐虞尚未聞

然則無始之前羣仙位號究竟何稱乎即以此稱果出三代則人間仰法天上乎抑天上下傚人間乎凡道書可笑類如此昔人以赤明龍漢及詩詞體格遂代更變為疑不知兹類之荒唐有彌甚者漫舉例之

胡氏筆叢登真隱訣曰三清九宫並有僚屬例左勝於右其高等稱曰道君次真人真公真卿中有御史王郎諸小號官位甚多也女真則稱元君夫人仙之大小男女皆取治所以為著號外又有仙伯仙丞仙監仙郎等

右所列御史丞監諸郎屬又漢魏以下官稱矣

困學紀聞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葢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名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列仙傳尹喜即關尹子又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考

賓退錄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為請命醮之法當本於此顧況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羅磴静攀雲共遍雷壇當醮月孤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霧盤晞甲帳春趙嘏詩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回醮之禮至唐盛矣隋煬帝詩徧月迴三洞清心禮七真馬戴詩三更禮七斗七七服丹霜薛能詩符呪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内

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觀星斗禮空虛漢武帝時已如此此高氏緯畧所紀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醮葢其遺意特古無道士耳黄帝內傳雖有道士行禮之文但謂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名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制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為九州置壇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用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

十九故用道士請命孫權之前無所見所書諸詩亦有
非為道士設者

困學紀聞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
詩云西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葢周志之類列
子仲尼篇西方之人謂有聖者李知幾謂意其說佛也
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桀戎窮幻駕空説
通歷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注謂釋迦生當周
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不同

坦齋通編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侫佛者以為指釋氏而言皆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云周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為西方聖人其學可知也

困學紀聞漢罽賓傳塞種分散顔師古注即所謂釋種

按增一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稱僧

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帛道猷本性馮學于帛尸棃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避暑録話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為稱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葢自唐已然而貧道廢矣

輟耕録唐鄭熊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

僧宋陶穀清異録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

留青日札今道士之有室家者名為火居道士唐鄭熊番禺雜記廣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又陶穀清異録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亦曰房老石崇有愛婢曰嬛風退為房老則道士有妻者亦當曰道嫂矣俗言道婆此是婦人崇道者非稱道妻也

佛妻名耶須見蓮經注行邊紀聞婦人目僧夫曰師郎

留青日札和尚道人仙人通稱佛圖澄本天竺人少學

道妙通玄術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又勒大笑曰道人謬矣又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又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渾殽多生愆過石虎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志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祠同

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石虎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虎太子邃且名其子曰小阿彌又僧亦可稱仙人

昔道開從西來日行七百里太史奏石虎云有仙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見高僧傳

留青日札列子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李白大覺高僧蘭若詩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

何日許門徒是儒釋弟子皆可稱門徒即門生也

剡溪漫筆刑餘謂閹宦也宋文帝引沙門釋慧琳升榻顔延之曰同子參乘袁絲正色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則沙門亦稱刑餘

余氏辨林比丘一處和合為僧譬如大樹叢生是名為林故凡四人以上方可名僧令一人亦稱僧葢從衆之名耳即如二千五百人為軍一人亦稱軍也

七修類藁今之僧名以上字為姓下字為名人稱之則

以下字加公字并言人徒惡其稱之尊也殊不知其來遠矣晉惠遠唐人皆稱遠公東坡卧遊録載道一遇雪從都下東還主人問在道所經一一公曰云云則知今日之所稱不足笑也

丹鉛録醫曰醫師織曰織師餅曰餅師舟曰舟師工曰工師僧曰梵師如道士曰錬師之例可也唐詩人徑稱曰師過矣

輟耕録今人以居士自號者甚多考之六經中惟禮記

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吳僧能改齋漫錄云居士之號起於商周之時按韓非子書曰太公封於齊東海有居士任矞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云然則居士云者處士之類是已

余氏辨林釋宗無生之教故削髮出家謂喪門後僧禕改為沙門猶沙汰之沙絶情洗慾總歸於無也其後有

謂桑門者則誤矣按桑當作乘即大乘之門煩想既滅遇物斯乘故先云喪門後云乘門以其字形相似遂誤為桑耳

余氏辨林今稱和尚為頭陀按善住意天子經云抖擻貪慾嗔恚愚癡三界内外六入若不取不捨不著我說彼人名為杜多以所杜者多也今訛稱頭陀耳

余氏辨林今稱佛氏為浮屠又佛塔亦名浮屠按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也浮海而至故曰浮圖以其音似屠

故誤之耳有解云屠割也髠其頭故曰浮屠非也

秋林伐山李太白詩衡嶽有闡士五峯秀真骨闡士開士皆僧之稱

能改齋漫錄唐詩多以僧為上人曰杜子美已上人茅屋是也按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麄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事始尊勝經號僧曰苾蒭此物本草有五義一生不背

日二冬夏常清三體性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傍布為佛之徒弟理亦宜然故以為之名也

閱耕餘錄今人罵僧輒云賊禿按梁荀濟表云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則此語自六朝時已有之

代醉編僧稱公惠遠稱遠公是也稱郎支遁稱支郎是也然支郎之稱漢已有之高僧傳云優婆塞支謙一名越本月氏國人來游漢境初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

經有支亮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亮學異書通六國語時人謂曰支郎又稱士如德士開士闡士太白詩衡嶽有闡士五峯秀真骨是也亦有稱侯者高僧傳梵僧安世高本王種西域人稱為安侯亦可稱君齊己送惠空北遊君向硯山遊聖境歐陽詹送閩上人遊嵩山丹梯石路君先出之類是也

翻譯名義沙門或云桑門什師云佛法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門肇云出家之都名也後漢書云沙門漢言

息心削髮去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為也瑞應經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

天中記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為佛徒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為浮屠況屠割也後為佛圖經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名喪門至羅什又改為桑門僧褘又改為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滅惑論云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圖為屠字之誤也三破

論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故云浮圖也喪門者死滅之門也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桑當為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既滅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後云乘門焉息心達源號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即沙汏之謂也

善覺要覽梵語云僧伽唐言衆僧史畧云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葢從衆之名也亦如二千五百人為軍一人亦稱軍也

翻譯名義傳云和尚梵本正名鄔波遮迦傳至于闐翻為和尚傳到此土什師翻名力生善見云和尚外國語漢言知有罪知無罪也

同覺要覽梵語云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

翻譯名義大論云比丘名乞士清淨活命故復次比名破丘名煩惱能破煩惱故復次比名怖丘名能能怖魔王及魔人民乞士者乞是乞求之名士是清雅之稱

天中記沙彌别行篇云此翻息慈謂息世染之情以慈濟羣生也又云初入佛法多存俗情故須息惡行慈也寄歸傳云七歲至年十三者皆名駈烏沙彌若年十四至十九名應法沙彌若年二十已上皆號名字沙彌要覽云落髮後稱沙彌也華言為息慈謂安息在慈悲之地也

藝林彙考稱號篇卷十二